

《疫症與貧窮》教材套

文：樂施會

插圖：Nic、Tina Ko



肺炎肆虐全球，同時暴露了不少貧窮背後的結構性原因，令貧窮人在疫情下首當其衝最受影響，更難脫貧。本教材套解釋了疫情與貧窮的關係，並以香港的清潔工及基層勞工為例子，讓學生更容易掌握加劇香港貧富懸殊的制度問題。

香港政府財政儲備近年曾經錄得高達過萬億元，同時：



約 7 個香港人就有 1 人是貧窮人

香港貧窮人口為 1,024,300 人





第二部分：香港情況----在職貧窮

香港是一個富裕社會，但貧富懸殊情況日趨嚴重，堅尼系數高達 0.539，創 45 年新高。疫症下，基層勞工的生計大受打擊，因為他們多為低學歷及低技術的勞工，最容易受經濟衰退影響而失業。另外，「[最低工資](#)」及「零散工化」亦是兩大結構性原因，令基層勞工更容易受疫情影響而陷入貧窮。

「最低工資」

以本地為例，大部分基層勞工只賺取法定最低工資，收入不高。法定最低工資每兩年才檢討一次，而且調節幅度偏低，不能保障工人及其家人能負擔基本的生活需要。樂施會與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生活質素研究中心於 2017 年 11 月至 2018 年 2 月期間合作進行調查，推算出一個工人應賺取時薪 54.7 元才能維持自己及家人的生活及應付突發情況。目前本地的法定最低工資只是 37.5 元明顯不足。

基層勞工在扣除生活開支後已很多時沒有足夠金錢儲蓄，一旦被裁員生活容易即時步入困境。以 2018 年為例，本港非綜援在職貧窮人口達 45 萬名，佔整體貧窮人口達四成，可見很多基層勞工未能藉工作脫貧。

了解更多：

樂施會《香港不平等報告》(2018) [按此](#)

「零散工化」

「零散工」化亦是另一個令基層勞工難以藉工作改善生活的原因。根據統計處數據，2016 年在私營機構從事非「連續性僱傭合約」的人口 149,800，較 2001 年增加了 16.4%，可見本港出現越來越多零散工。

根據本港《僱傭條例》，連續性合約受僱是指僱員連續受僱於同一僱主連續 4 星期或以上，而每星期最少工作 18 小時，其僱傭合約便屬「連續性合約」。如僱員是按連續性合約受僱，並符合條例訂明的相關條件，才可享有僱傭福利，包括休息日、有薪法定假日、年假、有薪產假、疾病津貼、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等。如不屬於連續性僱傭合約，即「零散工」全無以上保障。疫情下一旦被裁，這班「零散工」連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這些保障都沒有。

了解更多：

樂施會《低收入零散工概況調查》(2017) [按此](#)

生活工資

外國有商界以自願形式推行「生活工資」(Living Wage)」，讓僱員得到較「法定最低工資」的薪酬，藉此改善生活及儲錢應付突發事件。樂施會於 2018 年發表《香港生活工資研究報告》，建議香港生活工資水平應為每小時港幣 54.7 元。

[按此了解更多](#)



共 45 萬名在職貧窮人口沒有領取綜援

佔整體貧窮人口約四成



教學目標：

1. 了解「最低工資」及「零散工化」如何令本地基層勞工在疫情下最受打擊
2. 增加對基層勞工的同理心
3. 思考各持份者(包括個人層面)的角色同責任

教學活動一：

[按此](#)觀看 Youtube 短片：

【低收入青年的生活】廚房仔月尾捱麵包唔敢拍拖 兼職侍應兩年冇買新衫

觀看短片後，與同學討論以下問題：

你如何形容他們的生活? (可從多角度思考，包括物質、心理、社交、身體狀況等)



青年貧窮率連續 3 年上升

青年貧窮率為 9.3%，人口為 90,100 人

教學活動二：

陳先生因受疫情影響而失業，在 2020 年 3 月 26 日出席了樂施會與夥伴機構合辦的「基層市民在疫情下的就業情況」記者會，分享了自己的故事。邀請同學研讀以下個案：



“失業之前仲可以一星期食兩至三次碟頭飯，而家好一段時間都冇食過米飯了。”

陳先生（化名，圖中背向鏡頭者）年近 50，一直從事餐飲業，去年十月因餐廳生意差而被解僱，轉到茶餐廳當半職樓面，今年二月中再被裁，沒有通知期、即時失業。他曾向餐廳、零售商店、咖啡店、超市等求職十次以上，皆無功而回，「對方都話夠人或者裁緊人」。

仍希望自力更生

辛勤工作但收入有限，積蓄很少，失業後變成零收入，捱到這個星期，陳先生的戶口存款跌至\$0。他從沒有申請任何政府津貼援助，連去年俗稱「4000 元計劃」的「關愛共享計劃」也沒有申請，覺得當時月入約一萬也勉強夠生活，接受訪問的一刻，他仍然希望早日覓得工作，自力更生。「只要我四肢健全、頭腦清醒，都想靠自己手腳過生活。」

靠杯麵、特價麵包度日

因為業主不批准煮食，陳先生月租的床位沒有電飯煲，他只有一個與十多人共用的水煲。失業以後，他靠 7 元一個杯麵、下午 4 時過後的 25 元 3 個特價麵包以及一些乾糧度日。「失業之前仲可以一星期食兩至三次碟頭飯，而家好一段時間都冇食過米飯了。」「碟頭飯」是奢侈品，月租\$2,200 的床位亦已經付不起，他作了最壞打算，下個月就會被業主趕走，可能要露宿街頭。

陳先生最後申請了綜援，但批核需時，因此仍要無法交租，只得跟業主商量，「拖得一時得一時」；另外，他亦打算向食物銀行申領食物。

教學活動三：「假如我是陳先生」

鼓勵學生以第一身角度，代入個案中「陳先生」的處境，分組討論下表中的問題。教師並向學生解釋「相對貧窮」的概念，從不同角度分析陳先生的生活質素，包括身體情況、社交網絡、精神健康、個人實現等…

看到什麼? 「我」的居住環境是怎樣的?	
聽到什麼? 親友知道「我」失業，快要露宿，會跟我說什麼? 一旦露宿街頭，街上的人會如何談論「我」? 業主知道我失業後，會說什麼?	
吃什麼? 「我」在失業前吃什麼? 失業後「我」又吃什麼?	
做什麼? 「我」曾嘗試什麼行動試圖改善生活? 「我」之前沒有申請政府資助，但這次卻申請綜援，為什麼會有這個改變? 「我」考慮了什麼?	
想什麼? 「我」有什麼感受?又有什麼期望?	

通識小字典

絕對貧窮 (Absolute Poverty)

指個人嚴重缺乏生活所需的物資資源，並於短期內危害個人存活。根據聯合國定義，任何人被嚴重剝奪基本需求（如食物、安全飲用水、公共衛生、居所、教育等），便處於絕對貧窮。以這種方法理解貧窮，優點是易於訂立一個絕對性的量度標準，例如國際社會普遍以每日收入 1.25 美元（約為港幣 9.7 元）作為貧窮線，定義何謂赤貧。不過，單純以經濟指標量度貧窮忽略非物質的需要，亦難以量度已發展地區的貧窮情況。

相對貧窮 (Relative Poverty)

是以同一地區的住戶收入或消費作為指標，將收入相對較低者界定為貧窮。處於相對貧窮的人，生存未必即時受到威脅。但一個社區的相對貧窮越嚴重，就越代表資源分配不平均，影響社會穩定發展。愛爾蘭政府於 2007 年修訂了匱乏指標 (Deprivation Index)，並非單以收入量度貧窮，而是加入了一些社會參與及共融的項目，以更全面地反映生活質素。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(社聯) 亦開展了「香港匱乏研究」，探討市民能否滿足基本生活需要，例如每個月與親友參與餘暇活動、親友結婚能支付賀禮等。香港政府亦有訂立官方貧窮線，以按住戶人數劃分的



近四成半 (43.8%) 25-29 歲青年是在職貧窮

他們當中更有近八成擁有全職工作仍不足以脫貧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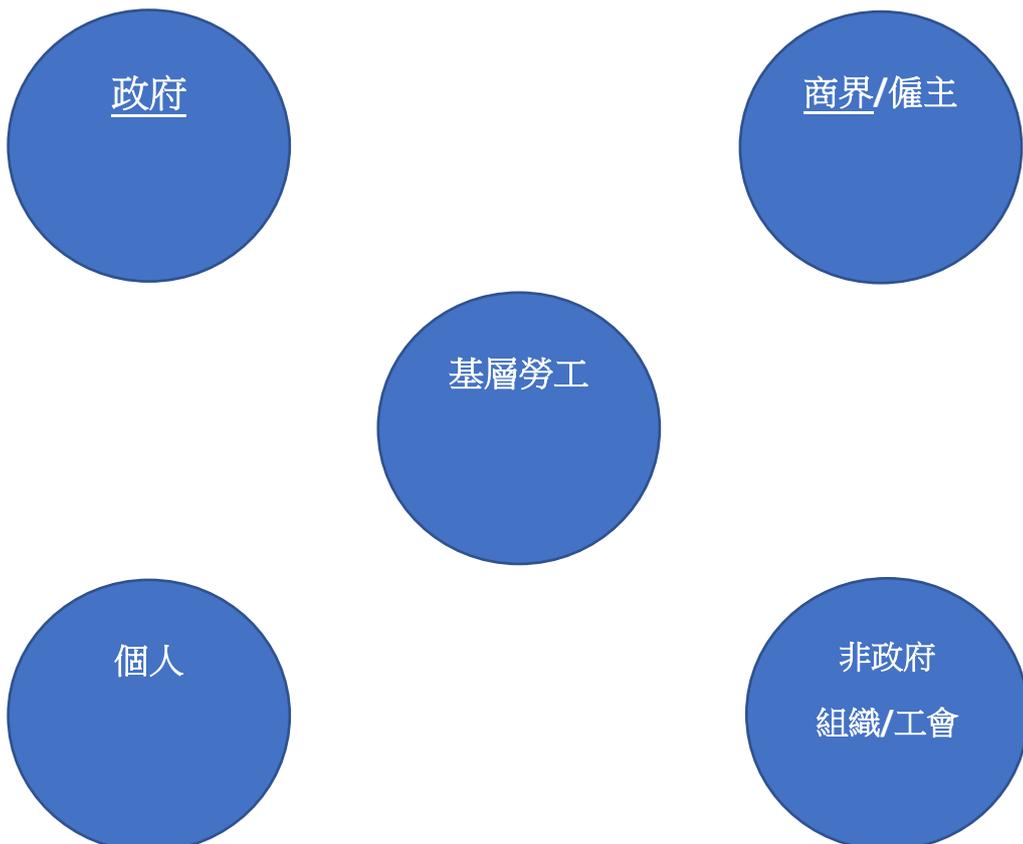
教學活動四：

細閱以下一則樂施會在 3 月 26 日發佈的新聞稿：

【基層失業 急升四倍】疫情下香港經濟轉差，倒閉、裁員成潮。樂施會聯同循道衛理觀塘社會服務處 神愛關懷中心 KTMSS ACCC、關注綜援低收入聯盟、民社服務中心 (People Service Centre) 發布《基層市民在疫情下的就業情況問卷調查報告》，調查發現農曆新年後受訪者失業人數急升四倍，兼職及散工的職位亦大幅流失，近三成受訪工友更指僱主暗示會裁員。調查結果反映疫情下失業問題衝擊基層家庭生活，樂施會促請政府兌現承諾，向領取職津或各項學生資助計劃的失業及就業不足人士發放每月 \$5,800 的短期失業津貼，發放期不應少於六個月。

綜合課堂，鼓勵同學思考「越來越多基層勞工在疫情下陷入貧窮」這件事：

- 1- 持份者有誰?
- 2- 他們各自的角色及責任又是什麼?
- 3- 各持份者之間又有什麼關係? 誰在影響誰?



第四部分：香港情況----以清潔工為例

清潔工作為基層勞工，一直處於弱勢，外判制度亦令他們在疫症下更缺乏保障。

什麼是外判制度?

港府為了節省成本，自 1997 年起以外判形式讓私營機構參與提供公共服務，包括清潔、保安、園藝等。政府資料顯示，截至 2018 年底，食環署、康文署、房屋署及產業署共聘請超過 37,990 名外判工人。

外判制度有何問題?

政府部門目前主要以「價低者得」為標準挑選外判商，因此外判商往往只會以法定最低工資聘請工人。為了進一步節省成本，外判商更會以種種手段剝削基層勞工，包括要求勞工自資購買工作物資、強迫勞工簽「假自僱」合約以逃避強積金供款，甚至拖欠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等。

早有學者表示，政府非外判二級工人月薪約為 12,000 元，同工種的外判工則只有 7,000 至 8,000 月薪，工資水平一般相差三至四成；更有工人在最低工資水平上調之後，被外判服務承辦商扣減工時。但由於工作量沒減少，實際工資不增反減。政府作為全港最大的僱主，將公共服務外判後卻未能有效保障工人權利。



外判制度下清潔工面對的問題：

疫情持續在香港擴散，為市民每日辛勤清潔街道的外判清潔工人，他們的個人保護裝備是否足夠非常需要我們關注。截至 2018 年底，食環署、康文署、房屋署、產業署共聘請 21,718 名外判清潔工。他們跟其他公務員一樣每日堅守崗位服務社會，但是否得到同等足夠的保護呢？

樂施會聯同 4 個夥伴團體：香港天主教勞工事務委員會、清潔工人職工會、清潔服務業職工會及醫護行者，在 2020 年 2 月 6 日至 13 日進行了一項《外判清潔工人在肺炎疫情下的工作處境問卷調查》，訪問了於全港 15 區 149 位食環署、康文署及房屋署外判清潔工人。結果發現：

1. 外判清潔工欠缺足夠的防疫裝備

三成清潔工（30.2%）稱公司沒有提供口罩。即使公司有提供口罩，近四成清潔工（36.5%）每天不足一個。清潔行業勞動力度大，加上世界衛生組織亦建議一旦口罩變得潮濕，應立即換上新口罩。因此前線清潔工友每天應該最少需更換兩個口罩。雖然政府稱懲教署生產的口罩中會撥 70 萬個將給予政府外判清潔

工友，然而 70 萬個口罩分給二萬多名清潔工，亦只能一日用一個，不足以應付需要。

2. 口罩供應量欠缺監管

我們並發現在同一個承辦商轄下的不同服務地點，工友獲分配口罩情況不一，有工友稱每週獲分發兩個口罩，有的稱沒獲分發任何口罩。由於欠缺監管，我們擔心有外判清潔商罔顧清潔工友安全及健康，故意剋扣工友口罩。



清潔工強伯及珠姐(上圖左二及右二)出席問卷調查發佈會，分享親身經歷。



教學活動一：觀看短片

《視點 31》街巷之間——外判清潔工的日常([按此瀏覽](#))

讓同學觀看短片 (00:00-3:55) 並討論以下問題:

你會如何形容片中清潔工人的工作環境?

疫情下，你認為她的工作環境會有何改變? 這會增加她感染的機會嗎? 為什麼?

教學活動二：定格劇場：外判清潔工的心事

老師先簡單介紹什麼是「外判制度」

邀請同學分為 4-6 人一組，每兩組派一款角色代入卡，以定格影像代入角色。

小知識：

定格影像 (Still Images)

定格即是沒有聲音、對白的靜止畫面，就像一張相片。組員們需要共同設計一個定格影像，用肢體、表情和位置，表達人物關係、感受和心情；而其他同學則像觀察一件雕塑般，分享他們的推測和發現。



1. 學生先討論 4 個問題：在什麼地方? 有什麼人物? 發生什麼事情? 人物的心情如何?
2. 各組輪流演繹其創作，並就以下問題，邀請其他同學分享：
「你看到甚麼? 發生了甚麼事?」
「各人的關係是怎樣的?」
「你會如何形容他們的表情/情緒?」
3. 老師總結各組的感受及觀察，並講解外判制度下清潔工面對的問題。
(有需要可播放教學活動一中影片的餘下部分。)

提提你：

同學初次做定格影像時，難免會怯場，導師不必太拘泥定格影像的像真度，亦應鼓勵觀賞的同學由細微處指出發現，慢慢建構影像內容。可以先用一些簡單例子協助學生了解「定格影象」的元素，使其明白構成一個畫面的元素包括：動作、表情、距離、高低、面向和眼睛望的方向，並示範以上任何一項的改動，會怎樣改變畫面的意思，帶出不同的人物、關係和事件。

進階篇：

定格影像還可以加入不同手法，以刺激同學思考：同學定格時，輕拍不同人物的肩膀，邀請他們以第一身說出一句對白，進一步表達人物此時此刻的心情。



角色卡：

瓊姐

·我自農曆新年以來沒有收過公司的口罩。我本身不大懂網購，工時又長又難以排隊買，唯有捱貴口罩。我每小時只賺到取每小時 37.5 元的最低工資，藥房差不多要 300 元才有一盒口罩。我應該買一盒保護自己嗎？但我還有家人要供養……。



安伯

我在北區當外判清潔工，農曆新年以來只獲發 5 個口罩，其中食環署派的兩個只有「紙咁薄」，我只好省著用一個口罩連戴兩天。除了口罩，我們外判清潔工所有裝備也不足夠。我洗街時水柱彈起沙石甚至可以射盲眼，但沒有眼罩保護也要照樣開工。工衣只有一套，洗換不及也要繼續穿。這天我打算跟管工反映，但我又很怕對方會秋後算帳。



寶姐

我前幾天病倒了，有輕微流鼻水和咳嗽，我不敢肯定自己有沒有確診肺炎，但如果我跟僱主請病假，上司很大機會以「人手不足」為理由拒絕我，而且有可能向我扣假扣薪，我本身薪水就很低，這樣這個月一定要節衣縮食，我應該瞞報



明叔

疫情爆發以來，僱主也沒有跟我們一班工友做過什麼培訓，亦沒有提供什麼保護裝備，我們連如何保護自己也不大懂。之前便試過附近大廈有感染，我需要負責進行大清洗。這天管工更要求我上門接收私人屋苑被家居隔離人士的垃圾。我很擔心與隔離者有機會直接接觸，而且若垃圾袋破了，而對方最終又被確診，我也會有機會受感染。我應該拒絕管工的要求嗎？

教學活動三：持分者分析

- 1.觀看短片《視點 31》工人起義看外判制度([按此瀏覽](#))
- 2.片中出現了多少名持份者? 他們對外判制度有何看法? 你有多大程度同意?

舉例：

持份者	意見	你認同嗎?
工人		
工會代表		
外判商		
政府		

延伸資料二：少數族裔清潔工：弱勢中的弱勢

根據「清潔工人職工會」的估計，全港有兩成食環署外判清潔工是少數族裔人士，包括尼泊爾裔、泰國裔及印度裔等，其中以尼泊爾裔佔大多數。他們為香港默默付出，但由於他們未必懂得中文或英文，很多時難以跟管工溝通以及保障自己的權益。疫情下，他們更是弱勢中的弱勢。言語障礙令他們難以掌握最新的防疫資訊，甚至不少出現戴錯口罩的情況。樂施會除了向清潔工友派發口罩外，亦跟夥伴團體「Health In Action 醫護行者」合作，派出翻譯員跟南亞清潔工溝通，及派發以他們的母語製作宣傳單張，講解抗疫衛生注意事項。





約 3 個長者就有 1 個是貧窮長者

貧窮長者數目達 360,100 人



約 6 個兒童就有 1 個是貧窮兒童

香港有 17 萬名貧窮兒童



第五部分、國際非政府組織的回應

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持續肆虐，防疫物資短缺令弱勢社群健康風險日增。樂施會正陸續派發物資予多個支援弱勢社群的團體，受惠對象包括低收入家庭、貧窮長者、清潔工、視障人士、智障人士、長期病患者及少數族裔等。樂施會早在農曆新年前，已第一時間向超過 20 個團體派發過萬件消毒物資。截至 2020 年 4 月下旬，樂施會在熱心人士的捐贈及自行採購下，共籌集到 20 萬個口罩及 76,000 枝酒精搓手液。為紓緩的基層的生活負擔，樂施會亦派發了 12 噸白米、繪本及桌遊予低收入家庭。[了解更多：](#)



樂施會透過夥伴團體向基層派發白米和口罩，亦派員上門探訪獨居長者，並分享正確洗手步驟等防疫資訊。

【小行動】

教師可鼓勵同學採取以下三部曲作出回應：

第一部曲：了解

除了基層勞工，香港還有什麼貧窮群體需要關心？全球的貧窮趨勢又是如何？立即瀏覽樂施會「[無窮教育資源庫](#)」，學習更多貧窮的知識，好好裝備自己。

第二部曲：關心

緊貼樂施會的社交媒體平台([Facebook](#), [Instagram](#), [Youtube](#))，持續關心本地乃至世界各地的貧窮人故事。

第三部曲：分享

新冠肺炎疫情令基層家庭經濟困難，只可節衣縮食，長遠影響基層學童的營養攝取。樂施會未來兩年會為 600 戶有兒童的劏房家庭，提供半年切合營養需求的食物援助。營養師更會教授健康飲食及烹調知識，長遠達致「用少錢，煮得有營」。了解更多樂施會「慳得有營餸基層」計劃([按此](#))。

樂施會教學資源：



一、工作坊

「無窮世界」互動教育中心設有一系列有關「本地貧窮」的工作坊，適合高小至大專生。詳情請[按此](#)

二、繪本

樂施會新出版了多本有關本地貧窮的繪本，包括《神奇小盒子》、《新年不快樂》及《兩個花旦》，分別以劏房戶、基層勞工及少數族裔為主題。詳情請[按此](#)。



三、網上資源：

[無窮教育資源庫](#)

[《「潔」之選》— 故事抉擇遊戲](#)

[勞力是…… #窮得只剩份工 視覺藝術展\(虛擬實景版-VR\)](#)



延伸閱讀：傳媒報導

【HK01】商場清潔工一日僅獲一口罩-嘆大財團捐千萬抗疫諷刺 [\(按此\)](#)

【獨立媒體】清潔工收額外口罩勁開心 工會幹事嘆唏噓批政府無能 [\(按此\)](#)

【經濟日報】心痛拾荒者清潔工重用口罩 義工穿梭橫街窄巷派口罩 [\(按此\)](#)

【眾新聞】食物銀行被上下游困難夾攻 樂餉社冀關注基層 [\(按此\)](#)

【晴報】獨居伯伯疫境失業斷糧%20 從荃灣出油麻地拎免費飯盒 [\(按此\)](#)

【經濟日報】【自力更生】失業女兒跟媽媽執鐵罐 70 個只值 3.5 元 [\(按此\)](#)